



同南先生

和譜
1993
6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漢詩文

第 418 號

第 6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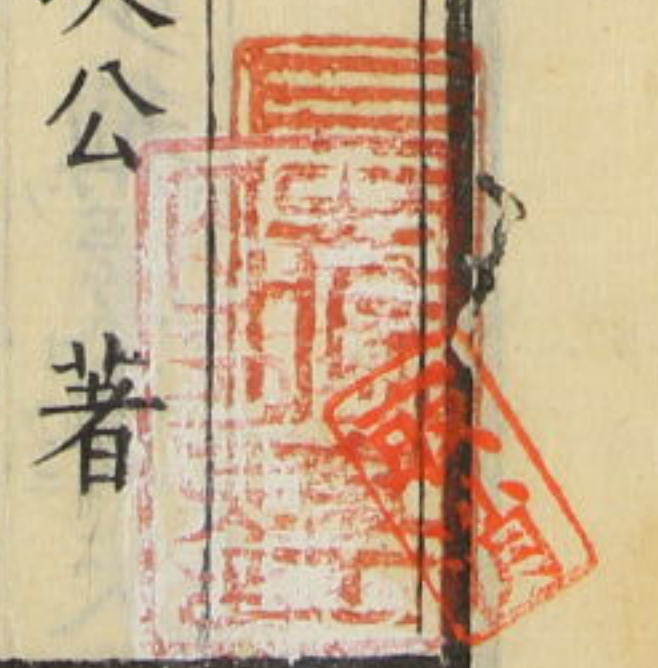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和10
X395
6止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長門 山縣孝孺次公 著

男 泰恒伯恒 輯

門人 山縣魯彥子祺 校

書牘

復小倉滕公

千里辱書并賜盛什寵以見錄拙業再三奉讀感愧
交至不知下國賤臣何以得不借一介先容盛愛於
執事如此耶伏惟執事之賢于旄子子不止浚郊采
葑菲於千里不遑察下體而其然耶下走少壯嘗游

周南先生集 卷之十 書牘 復小倉滕公

徂徠老師門與二三友人拮据騷業當是時也志壯氣銳會韓人來聘輒往嘗試技儻館一二先輩一念憐才揄揚不措以是虛名遽藉於諸侯於今二十餘年言及則汗出浹背顧執事千里勤書德音弗遐其亦於斯焉歟身業已為人臣僕藻飾固陋日供職役安得從我所好展力於是塗乎且十年來抱犬馬之憂溝瀆餘喘應酬不給加以性懶荒蕪甚矣卒并與先所能日益剝落何以奉下問之命得書且喜且愧不知所為唯至意不可虛矣強得二律少稱嚴責伏請執事諒察

又

奉正月二十一日書伏悉清誨迺知孝孺無狀不能事君子也自悔自愧惶恐不知所厝蓋去年奉復命私心竊謂是特應酬之言已僕文辭蕪鄙固不足瀆省覽諸生輩所為亦唯草間虫鳴不足采錄執事雖多愛乎未必及此是特應酬之言已卒汎不省及今蒙再命迺始知執事實有所徵而非應酬之言事誠大謬罪無所諉願負荆門下而不可得矣伏惟執事海岳大量枉賜宥貸幸甚謹錄諸人姓名并鄙文七篇以獻蒙問著書意執事謬聞過差之言耶僕固非

其人及承垂問惶愧益甚。前者僕不敢輒獻薄技者，非徒耻拙實無足奉覽故也。夫文章有天才，非學問師承之所能盡矣。有才有學有師，而其用心也不專，壹如紀昌之於射，則亦不得焉。自古文人或由是而夭折者有焉，或死無嗣者有焉。夫夭與無嗣，世恒有焉。何必文章之厄，亦謂其苦心之極，至傷性命也已。故以華夏文學之習，一國精神悉注此塗，而古今之間有名聞者可指數矣。昔者徠翁倡文辭及門之士，一時濟濟而能樹立自遂者，不過數人。唯服元喬文章獨高，察于鱗之諛詭，知元美之汗漫，皆在鑪錘之

中。才號八斗，工稱百鍊，而識者猶尚病乎其巧。纖文豈不難哉！若夫韜石爲玉，沾沾自喜，自以爲千金人，則享敝帚，竭吾精神，覆他人之醬，雅以爲非計。僕往時少年受學，徠翁亦嘗一修操觚之業。才弱識淺，中途屯遭，及供牛馬之役，洩澀委靡，日乖初志。自知學步邯鄲之適足取笑也。且生平多病，氣力孱弱，不能刻苦爲文章。若有所迫，一命翰墨，特塞其責。過則棄擲，往往不存底案。所秉如此，故有人求觀文章者，每以無應之爲是故也。執事遠勞，下存數屬，不措若執所秉，則不敬之甚也。迺搜敝笥，取疇昔與儕輩試私

業者七篇謹獻左右既不自珍卽箕帚之加百不恤焉至著書則有大焉上之翼經傳下焉訓來學於世不可闕而後可言焉孟荀以降及祖徠之書皆是物也其人皆命世之才固非庸才末學所能企望降是則文人才子藉以發才思亦以紓其怫鬱之念爲之可也不爲之可也古人三不朽者唯立言一路學者若可措手然假令力足能辨之孰不欲託諸不朽乎古曰四十五十而無聞者不足畏矣今也髮種種矣無復可爲者吾事已矣復誰逝愬執事眷顧篤隆寵靈數借傾倒鄙懷敢冒嚴聽書不盡言臨風悵然

又

未思之也夫何遠之有誦唐棣而忸怩矣濶矣哉不得聞從者也有如時春秋討魯皋何辭之能解乎死罪死罪得諸輿人之誦閣下德望日興褒然爲薦紳稱首小人聞之雀躍猶宇下矣夫何遠之有臣友越有原亦能讀九丘八索年少志銳思欲必也得天下之善士羊裘徘徊都門閣下幸借一顧否其說在李太白之干韓朝宗唯伯樂之不取乎驪黃牝牡亦閣下所明也謹茲上啓并候起居

又

越生轉致得拜清教台候多福深慰瞻企得教方知
去年手書中人沈沒竟不下達雖知罪不在於小人
而聞此項項然不自安矣于嗟明公愛士之無已也
謗劣若僕存錄惓惓一至此乎自顧陷然愧汗浹背
示及二律清新雅壯家法尤高藏以光耀圭竇拙作
奉和聊以充木李承命明公書堂吾伊爲名當世名
家有記若詩賦服元喬亦已受諾責更辱徵鄙俚夫
肆夏在堂堯昧噪庭非進奏之所宜而不敢拒命又
不敢遽輒奉命請得少紓從容而思思而幸得待它
日而獻亦未爲晚矣夫交淺而言深者不恭也僕於

明公雖未奉聲咳而數蒙齒錄辱在下交之末隱而
不言非所以事君子者敢冒嚴威聊茲布私伏以明
公雅道高于當世操觚之士四方環視而望凡銘物
正名亦當有所軌則稱傾望之意竊意吾伊故非雅
語唐人雜著書牘中時或見之宋人則取入詩也夫
宋謬於修辭古今雜收雅俗不分非所爲訓也明公
揭此召作者他人或來服生必不來矣若僕文詞蕪
陋非有所自愛而不敢奉命亦非揜醜於明媚嘗試
一再構締未得要領譬諸拙工就功缺斧傷手逡巡
而止亦其常焉爾又辱搜近作近來詩興索然靡以

塞責鄙文一首聊供一噓來喻教以著書立言之意
嗚乎明公愛士之無已也輒求多及下走乎拜而讀
之且喜且愧夫著述不可終止所以羽翼先師教道
來者舍是則莫可由焉者然是才賢之任非鯁生之
所得也昔者先師洞觀百世續于先聖拯斯文於既
墜著有成書奉以周旋恒恐傳不習或所師詩而以
辱名教延誚於先賢也黽勉不已唯斯焉已犬馬之
齒踰艾望耆髮種種復何爲哉龍生草生皆別奉答
維時溽暑伏惟自重

答徂徠先生

臘月二書頃者薦臻乃知先生塗茨牛門之西輪奐
既告成矣孝孺雖僻也亦猶夫庶胥率爲發者狀其
喜何言小人琴書之庇今在城東之湖上憾無緣一
相送迎耳赤水諸章故是五斗之役迺先生過舉廁
之二三子之次弊之先進之中表章過當胡見相許
之一至此邪而孝孺之載筆備下僚也不至貽詬韓
使者舉先生之餘不爲先生之所疏則於孝孺足矣
雖衆不悅將所不恤淑艾匪懈增圖來日東壁金僕
姑其爲高墉之具久矣自匪巨翮安能承當不知其
能飲羽否孝孺獨異夫韓承中原羶腥之餘冠帶自

保善柔之遺。猶爾如在其人。愨實敦龐。忠厚相與。孝孺於李。礪尤睦。至為孝孺之未娶。輒憂繼嗣。森伯陽與南聖。重著志感詩稿序。具言其孝。則之形。俾人惻然。隕淚不禁。焉風教之攸維邪。抑水地邪。何為美也。礪又謂孝孺曰。聞南方學者喜讀異書。爭以博洽相長。礪則不悅。博覽雖多。其若眩而聰明。何六經專門之業。學術文章。可繇是而耦進矣。昔者始踵門也。夫子之言及焉。礪何為者。而簡要正大。有古人之遺。若斯耶。趙大年風調爽朗。殆似可言者。對府預戒。不得筆兵相接。有崔同知者。為中侏離。期耳可惜。李美

伯紈袴之子。衛玠流人。孝孺觀人多矣。未見姣好如彼者。唯韓俗少紀律。余欲為之誦茅鴟也。乃若文辭詩章。當就其本土設科。未可踰遼以西。而望之竊謂礪詩比諸往日。成洪格調。固異鈞之其力。亦能齊鑣已。文廼殊優。琬世泰。雖為之負羈勒。不為屈也。太氏韓人所作。雖調熟穩。貼不比此間之麓率。而概有懦色。猶尚與其望猿王之旗。曳兵碎易。同且諉得諸逆旅。羸憊之際。亦其本領亡所逃遁。然一朝歸咎夫。二三人者。擯排焉。則究夫其所推尊。夸張先代之英者。亦飲鴨綠水矣。已其謂之何哉。所憾先生有節制之

師不及使其一觀望已。東壁我飛將軍也。假令假節橫行于北人。厥勲可勒。惜哉。伏請爲孝孺亦一致意。佗不錄上。

復荻生先生 代家君作

小豚犬歸來辱惠書。茲審泰斗仍舊起居清福。僕老病懶惰十餘年來。厭翰墨。雖舊交游未嘗修一書問焉。鄉聞先生之義託兒而去心安。若歸爾後不復修書。亦若夫舊交游者云。僕雖素行義不修。豈不知一言以謝。而如市人逐利得則止者哉。竊以先生義高不屑竿牘之末。以是日徂終似不恭已。兒業成而歸。

僕老愈樂。固若先生所諭。願是樂也。孰使之者。廼亦適謝先生耳語曰。素受采甘受和語。有其地者易成功也。若吾兒一堆牛糞。頑愚成質。雖先生之不倦乎。何從施教。然大器大成。小器小成。亡不來于橐籥中者。是先生之量也。僕果何修爲。謝聞先生年四十餘而無嗣。善人必有後也。殊以冰絃不繼。已繼則有之。嘗竊爲先生憂之。今也大喪既除。日月言邁。遂之無窮。願少留意。雙淑玉日益成長。眼前之樂果如何哉。以與都由的書託嗟乎的也。以今年春下世。乃與孝孺議致之巖邑。使的子文甫祭告墓。以成先生之志。

也。由的吾嘗所兄事也。學術褒然。質行可尚。不當彼
其身與先生一相識。今則及墓也。悲哉。豈特而已。
五六年來。四方舊游。稍稍而減。俾人悒悒不樂。雖先
生善病。豈解衰老無味之如此甚耶。努力自勝。人生
至此。終無復為哉。來諭稱周何多士。惡是何言。邊邑
卑陋。何敢望中原。萬一山原欽。蚤隕。都由的一。願此
間終寥寥乎。十室之邑。儻有忠信可教者。文獻不足。
何以為徵於戲。海內安得學術如先生者數人。以裁
四方。狂簡山川阻脩。雁魚難及。伏惟先生自愛。自嗇

又代家君作

不佞少時嘗意古之君子。其學焉者。將以仕其仕焉
者。將以行。今之君子不然。仕者未必學。學者未必行。
學果無裨于君子也。與而人各從所好。何必與世俱。
舉群趨為耶。又安知其必不可行耶。於是焉一志而
學。長服賤職。而今之所急。非所務於昔昔之所知。非
今之所施。物之與吾離矣。夫人謂吾愚。謂吾戇。區區
之心。亦竊悲焉。以為肉食者。有圖下之邑。大夫四境
封人。山林其衡。澤有陂。河有梁。鑿技握匕。御人執策。
庖人當俎。唯逢腋之子。為世長物。寬衣博帶。褒然而
居。守尸祿而已。雖以經術從人。震而夸之。其卒也。或

不呈尺寸之效。亦素餐焉。已無乃已乎。因循依違。歲亦莫矣。造化之迫人也。肌痺髮皓。恃杖而步。當是時也。謂吾愚。謂吾憊者。止而不非。或時一二有言。輒聽而信。而今而知世之君子。抱道術。稱宿儒者。食於學官。散處諸侯。之不為素餐矣。然若不佞者。人徒喜肌痺髮皓耳。若夫有道君子。其行中禮。其言中義。守經術而述聖賢事業。明君臣之義。詳治亂之道。人君聞之。知臨民之義。大夫士聞之。知事君之禮。其功不亦大乎。孟子所謂食志者。於是乎有焉。聞先生蒙大藩光寵。解前職出就外館。不佞得報太喜。何者。有職守

者。局無職守者。裕自今以後。道愈進。德愈昭。綽綽居士大夫之間。鄉所謂有道君子之事。可期矣。私意大藩待先生。亦是已。是以不勝其喜。老生朽腐。懶惰日益衰廢。神耗明退。借鬢黷而供講讀。未知何以償素餐之罪也。賤息無狀。恐辱先生。櫛楚而以數被鼓舞。或能惕然激厲。頃者所賜瓊章二首。佗賜兒。綫首東向拜誦。美哉風也。大國之音。非今世之所能有矣。屬和未成。敢謝不敏。餘此不具。日暮塗遠。不知何日相會。一堂叙疇昔之歡情。時屬嚴寒。伏惟自重。

與服子遷

得_レ赴_レ知老兄有_二羸博之惑_一何不_レ淑乎以子夏氏之賢
猶且_レ喪明情之鍾者不可_レ以理而遣也如此矣足下
之哀不亦_レ宜乎才不才各思其子延陵西河其子才
不才不可_レ得而知也余獨悲延陵氏之心凡人_レ之有
喪其始也望望如有追而不及也皇皇若有所失也
五內裂矣百骸焦矣彼則灑然曰若魂氣則無不_レ之
也如未嘗有所失者豈無有所失未如之何而廢而
任之已夫淺於外者深於內吾不知延陵之哀未必
不慘於西河才不才各思其子郎君有神駒之名人
人庶幾及其華而實而乃今中殞矣他人猶且落膽

況爲父母者乎足下之哀不亦_レ宜乎唯夭壽有命不
可若何伏冀殺情節哀爲道自重豈唯生者有賴抑
逝者而有知乎其亦有所安也耶萬祈

又

得自兒所來報審老兄健履狀齒益高而祉福如茲
斯文有主德終不孤不亦喜乎聞東郡河決旣復我
人吏施塞茨之勞乃欲屈老兄令悲瓠子之詩以圖
不朽杜元凱強清碑備陵谷之變而不以石傳而以
人傳今藉令事不足錄文出老兄其必傳矣老吏之
黠可畏夫兒以通家之好徼惠左右曰屢侍絳帳眷

遇比子弟愛其人而及屋烏今弟得諸老兄不知何
修報德乎唯珺珺不中磨礪之質是為可憾耳友人
仲由基者後進之秀也聰敏超倫功力兼人浸假精
積力久或能成器也紹介弟獻詩文各一箴以請雌
黃幸賜一顧弟亦與有榮矣于嗟茫茫海內唯有老
兄一人為道千萬自重臨楮悵悵不盡欲言

又

弟植弱雅恐先犬馬而填溝壑不得觀六甲之一周
今歲竟得踰六秩心喜若涉者之得崖平生所願足
矣奄然而瞑無所復憾古人有三樂之說余所樂豈

止三哉旁讀天下之志始知大和風土超越諸方神
禹之域且不如矣予生其地博覽古今之史方知
昭代雍熙軼唐跨漢遠與夏商並行矣予遭其時歷
選百家之言知孔子之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予家
世儒矣反復漢以來諸儒之說知我徂徠先生之學
超於漢唐承於洙泗不違夫子之祖述予幸得親炙
數十年也雖然儻天不與予一竅之明斯數者一不
得與焉有男五人雖無俊秀足悅眼前有斯數者優
游太平之世二萬一千有余日自以如是者天下之
福人不亦樂乎今疾踰年不已岷岷乎傾者必覆幾

不起矣。余於文辭無所喻。老兄所熟知也。諸友門人欲梓而傳。拒而不允。數請數拒。於今數年所矣。余死彼必行其意。行其意必圖諸老兄。請勞足下爲我。刈蕪除蕪。略存繩墨。莫貽同社之詬。幸甚。

與德夫

聞問濶焉。近狀云。何夏間津田生等歸。得聞綏履。爲慰。不佞去年秋得冷疾。患泄瀉。冬春之交。危篤。自分溝壑。平生都了。無復遺憾。所慮者。諸友久擬梓拙稿。自以不足傳播。峻拒不聽。死後倘得成。彼志不唯不佞流醜。乃亦至傷先師諸賢友足下者之明。輒忍疾

作書欲以稿草屬子。遷煩以刪芟。曰。余死急。致諸東都。而後甯中灑然。無所復慮。晏然。俟死期已大。命未至。春末稍安。入夏益佳。及秋始知不死矣。頃者負杖而步。稍供職事。大病之後。精神頓奪。踈慵倍於平昔。問候之不尋。抑亦爲是故也。得不浚訝。幸甚。官鑿山。賜道策法眼。方技藉藉洛中。爲不佞徒者。曾清介。二三年來。寓止洛下。法眼與共交驩。始聞徂徠先生之學。駸駸進。若渴驥之飲泉。輒又作書與余。納交千里。疊疊稱徂徠先生之盛德。屬將奉賀入都。而以獲見老兄及子。遷爲大幸。以書求不佞。爲先容。望君彥氏。

亦其所知願兄無辭溷夫夫損俸刻外臺秘要其序
自作粗足見衷不佞爲先容亦爲此也東野遺稿刻
工未集乎夫夫生而厄死而厄胡命之渝耶雖以足
下厚德豈能勝天可憾甚焉先效微力行人輒得報
送致尺木寸幹寧支大厦蒙借優獎愧汗浹背書不
盡言悵悵

又

前日枉顧適有采薪之憂蓬頭垢面不可以見長者
矣恭敬不將負慊萬萬日者於子遷所得見老兄鎌
倉紀行記載該博文辭豐縟當今之時麟之角哉其

中有可疑者皇某皇某者是何言也老兄一代名儒
社中巨擘世所矜式言則爲法駟不及舌第嘗謂
大東超於宇宙者三焉開國以來一姓爲君載籍所
不記也周有二分服于人也稱爲至德今也有天下
而不去臣位秦人壞封建刑名以治堂堂中國於今
三千年不能復復當今封建密於周人而仁浹於海
隅也漢以後所不聞焉此三者實超于宇宙矣名教
存於吾輩不得爲老兄之不言如何如何

與香川太冲

欽盛名久矣無由奉一朝歡爲恨今也友人原生問

道門下敢私聞名從者蓋不佞少事徂徠先生先生嘗曰五行之說亦沚鑿流宋人鼓以性理滔滔乎不可極矣安得鑿人疏通遠識善讀古書者相與揚摧古今辨別澠淄議論有歸以濟生民哉無幾先生沒矣不佞不知鑿而於心不忘時時慨然憾夫子之志不終也近有示先生著撰者一再卒業廼歎謂世固有人未可必悒悒憂杞人之天爾來鑿有氣槩者往往卷席問津伊洛之間當今時也障橫流注江河濟四海之民者獨有先生哉夫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賢者之事豪傑成事固不因何埃旁從與之者乎不

佞無似獨樂當我世得見此其人已雖然嘗有私與原生輩言者非敢以此進規適因原生往聊及此已吾且妄言君且妄聽古人曰鑿者意也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是誠存其人非師受之所得盡也然古人成一家者必有所祖述蓋事不師古民無所徵致遠必泥故也夫養生家與鑿家自別養生家黃老之遺山澤隱逸之士居之鑿者列于周官有司所掌聚毒藥已疾疢是其事也若必引經附儒恐有逕廷不合者求諸六經六經不論方法訪之洙泗冉閔非鑿士藉令援其緒餘波及者屢屢數言謂曰鑿方出聖賢恐

未足厭屬人心竊意拮據素靈以下漢唐名鑿論說
不與聖賢旨相戾者其義則自取釐爲一書以爲學
者規矩庶幾足成一家之說垂諸不朽乎高明以爲
如何原生嗶嗶然今躍先生橐籥中幸得成器不佞
亦與受賜書不盡言原生悉之

又

向辱書尋玄機回悉得先生健履狀爲慰承喻李麟
已託門下當從門下蓄髮唯麟身繫仕籍自非得請
則不可縱私變服要予從與寡執事俾遂麟之所願
因誨以近世鑿服從僧制之非義緬縷數百言議論

精確義理明暢孰不敢聽從且麟抗志脩古其視非
禮之服在身也不唯塗炭之坐其意可憫余爲言甚
勤唯常人之情安故重變未肯聽我無如之何然此
事二百年來成俗世視以爲常還訝先生之舉殆若
越犬吠雪然不可急遽移易姑待吾從容圖諸來示
陳儉父肉西瓜詩一見失笑噴飯滿案因思神禹九
州今日爲西瓜田地吾輩得留頂後一撮髮充筭頰
之用猶爲幸已昔者叔孫通爲漢議禮魯兩生者不
服其爲聖人縱使兩生者在今時耶其憤死焉已時
方暑濕千萬自重

與田省吾

省吾足下。奈何朝握手。一堂之上。夕傷心千里之外。聚散無方。孰秉其柄。歲云莫矣。時行若馳。使人歎歎不自禁矣。然大丈夫論交。肝膽相投。萬里猶之乎比隣。耳鳴乎省吾足下。勉哉。春雁南飛。時來好音。

與富春叟

咄咄春叟先生。一別二十年。忽焉若夢。余求先生於蓬萊三山之陸。俄而在人間也。雖則在人間也。而先生真神仙哉。先生之在人間也。猶之乎蓬萊三山爾。孝孺僕僕如昔。心竊嚮往。輒亦自慰。以出世涉世。唯

是一塗。雖所由異乎。歸則同矣。天地一蘧廬。百年一駒隙。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余豈希貴也乎。一尺布可縫一斗粟。可春。是詘彼羸人間世界。一大銛。富余豈貪富也乎。所為栖栖者。導疾固之義也。嚮者江山人纒纒。說先生矍鑠。狀意者東奧山谷之間。受上池水於異人。不然白人之白。獨難白乎。先生鬚耶。十月西歸跡。先生于長安卜數中。幸分吾一杯乎。

又

契濶三十年。忽奉手。敘辭意。綢繆悲喜交切。老兄福履綏。將貴嫂猶能舉案齊眉乎。人之就山中者。猶螳

之逐羶乎。德機終不可杜也乎。矍鑠如此。天之錫難老也乎。喜慰何言。來諭吳門舊游。一時興象森然。在目。不覺發狂歌。既而興盡悲來。不任酸愴。昔者聞在東海上。輒一再託人起居。渺無消息。後聞在畿甸。山中是時也。弟已困憊。仕途亦唯緇塵。不得及白雲而已。喻稱貴嫂老矣。屢言僕少年時事。及諸舊情。狀泣笑之俱。因記吳門大雪。早朝治具。炙肥斟醇。戀戀憐羈旅之窮。今猶且背如挾纊。乃今睽離曠濶。殆如異世。猶尚至縉纒如此之厚乎。吾不知何脩以報德。雙壽難覩。況乎比德如冀。缺梁鮑之得其偶者哉。弟三

十始娶。今且五十四。其間三離鼓盆之戚。四娶五男。雖有石人。豈能不璽哉。人之福德厚薄。有如此焉者。爲吾語嫂氏。唯壽康寧。輔以揚少微之輝。咄咄來翁。徂矣。東壁亡也。唯有德夫子。遷文章德業。日益昌熾。游揚先生之遺緒。羽翼斯文。使吾輩揚眉吐氣。已弟。樸魯仍故。且顛毛種種。亦無能爲矣。承乏國校。勉強帥子弟。國中從事於學者。經學文章。一奉徂徠先生之繩墨。無復言舊學者。弟雖無自遂樂。此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承喻諸弟子。將刻貴稿。辱命叙言。子遷業已有叙。弟亦何言。唯敬老兄命。別具鄙稿。幸賜點檢。

弟之願也。山川阻修，無由侍奉。貴嫂亦一致意。心往形留，悵悵何言。

上國相桂君

頃有火戒，不佞竊意是非盜也。不然火之之術，何其疎漏也。夫比屋若積薪，然要必延燒，豈有不焚之理也哉。而不燒也，斯不要燒焉也。僕是以知其必不盜賊所爲也。顧有姦人弄世，欲蕩搖閭閻，擾攪政府，以濟其邪計者。今探候如林，法令如網，而出沒於冥暗之中，不露影蹟，執人于茲，火發于彼。今日鞠囚夕者，告變母乃亡，羊多岐，使姦人得計乎。民不患火而患

令。豈特民也。雖士大夫家亦然。閭左宵不寢，士大夫貧者，僕隸不給傭人，東市以供防禦之令，費用日夜相尋，而無益於獲賊。政府勞攘，士民疲於奔命，而夫姦者瞠然捧腹乎後矣。以若所爲禦，若所爲，豈不陷姦人術中，而爲鄙夫所愚弄哉。夫令尚簡，令不簡，無威。僕竊以是事當解嚴，寬令使民休息，具綆，在陳畚，揭火作急救，救而不及，姑縱其燒，已焚燬，雖慘人，豈終露宿政府威損，非所以令國家矣。藉如火不出，姦人是災也。災也者，不可禦者也。亦莫如解嚴，寬令，悔過自儆之愈。古人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

毀而後人毀之發政施仁舉賢能而行善政也天耶
乃有顧人耶乃服威火誠不足畏焉且因敗爲績轉
禍爲福智者之事也方今大平百年人知逸不知勞
驕奢淫佚狃以爲常邦之難於治也職此之由唯相
公圖之古之賢者詢諸芻蕘相公明英不俟僕言而
僕不得不效芻蕘

又

杜門謝客養志蓄德古人有之人亦以此高主之所
爲不得見者數年於茲不知德機之如何也古者五
十爵爲太夫以材成德立上以敷股肱之力下以左

右斯民也以光裕社稷顧主今年五十有五年華可
愛道之行也恒於斯不行也恒於斯時亦不可失矣
唯不佞凡庸書生叨辱教職朝夕之業在魯論之首
章不知其他聞主不喜徂徠先生之學謂爲不敬不
佞竊惑矣先王之道布在成策主之聰明一繇必逢
其原也昔者司馬溫公不喜孟子人以其異山澤異
性好尚因俗父不能得於子况敢強人唯謂爲不敬
者於夫子之德行乎抑其所爲學乎抑將以弟子若
吾輩者乎以吾輩固無避罪若夫夫子長七尺腰以
下不及禹者幾許望之礪砢如仰棟梁之樹就之温

矣。其教人也。如和風甘雨之於草木。其學曰。先王之
道。敬天爲本。小大莫不用其敬。何容不敬。不佞既已
奉遺教。周旋常恐。俾疑夫子於西河之民。不敢師道。
自居。且教導子弟。恒恐傷其天材。而害人之子。往往
從其所欲。待其自成之籍。第令繩之以規矩。督之以
櫛楚。立則如尸。坐則如齊。出入必抑裁。其所爲乎。若
其人。撲擻非任道之器。則日樵月悴。必也萌芽而銷。
若其人。卓蹕兼人乎。禹步舜趨。矜持色取。自視如聖。
視人如豚。其所行。每與世杆格。至其不終殆。至怨父
母耶。不佞恐害人之子。其爲此也。昔聞之夫子。先王

之道。六經炳如。吾與之優游於其中。積久而知至矣。
及知至也。小者小成。大者大成。無所容我力矣。雖或
不至焉者。曾無害其天。是先王之道也。孔子之所由
以教人也。所謂不敬者。事君不敬。其事。事父母不敬。
其養與人交而不敬。其禮是吾所爲不敬也。有一於
此。吾不以爲友。何不敬之有乎。不佞嘗辱下交。知而
不告。是爲不敬。陳區區以請誨。伏祈勿遐棄。

又

古文時字有以適時。宜爲義者。若時中時措。有時而
言。有時而笑。時可進則進。時可止則止。類是也。有以

順從時序爲義者。若學而時習之。使民以時斧斤以時入山林類是也。說命時敏。漢儒解爲是時是古字。通用誓誥諸篇皆爾。牽爲時時義者強矣。史漢有時時語。亦謂希間而不頻數已。未聞以時時刻刻爲義者。若其言時時刻刻者。必得無不字而成義。朱子諸儒時習解以之也。然於文迂矣。徂徠先生本於先王四教以時序解之。加一以字而文順義備。不容復疑。凡學也者。將以成德。德可以漸進而不可遽得。不可爲期限者也。其若日就月將。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學。類以語勉厲之功。非設以爲法。若其餘日月至焉者。亦謂以漸自然而至。皆非期限之謂。大學造士之法。以年爲限者。以考校藝之進否。意是若後世學宮程課業之法。浸假以九年之漸而德成大者。大生小者。小生不亦然乎。夫子時習亦因先王之制。以大槩言之。未必謂孔門嚴大學造士之法。正業居學相須而進。正業猶居學。居學猶正業。庠序不可無。居學則家塾不得不由正業。先王之教與孔子之學。果無異焉。古所謂學者。學爲士之道。故曰學而入官。謂士士之雋者爲大夫。爲公卿。國治民安而天下之事足矣。過此以往。更無道之可求也。老佛輩出。猥創道術。

焉者。亦謂以漸自然而至。皆非期限之謂。大學造士之法。以年爲限者。以考校藝之進否。意是若後世學宮程課業之法。浸假以九年之漸而德成大者。大生小者。小生不亦然乎。夫子時習亦因先王之制。以大槩言之。未必謂孔門嚴大學造士之法。正業居學相須而進。正業猶居學。居學猶正業。庠序不可無。居學則家塾不得不由正業。先王之教與孔子之學。果無異焉。古所謂學者。學爲士之道。故曰學而入官。謂士士之雋者爲大夫。爲公卿。國治民安而天下之事足矣。過此以往。更無道之可求也。老佛輩出。猥創道術。

布衣爭王者之權。乃求道於心。精微爲至。自此厥後。儒者亦求道於理。其爲學之法。固與古殊焉。以此求古。焉得不舛錯邪。太氏解古書。天下難事。漢儒去周時未遠。齊魯諸儒。師授猶存。然其解經。十失四五。況於後世乎。雖徂徠之博。安能得厭人人而息爭訟。唯其說不主己見。專徵古言而斷。是其所以超諸子爲儒宗也。迺至若謂孔子之學。與先王之教。有異仁齋先生。駟不及舌。假令孔子不奉先王之教。而別創學術。乃夫子則異端之渠魁也。豈謂天縱聖人有之哉。徂徠先生辨之甚勤。煥若日星。竊異館下聰敏。未究

其說乎。抑囿舊見乎。私心太惑焉。館下才高學博。文辭縱橫。非吾輩腐儒所敢企望。而今先以繁生謙虛下問。敢竭鄙衷。不避忌諱。伏惟采擇。

與鑿官山脇氏

聞去歲東上。百事福祉。載榮名而歸。竊在下風。雀躍所。校外臺秘要。頓布海隅。不佞亦得一再寓目。字正刻精。百世之利能者。資施乎用。公濟世之功。不亦偉乎。唯此二事。在鄉黨猶且相慶。況竊辱兄弟之義乎。迺欲削牘布下。悃者數矣。唯孺不競。去年大病後。虛羸太甚。精神恍惚。十不能辨。一六十老醜。獨有一不

死焉耳。唯公置不問，原不恭之戾，幸甚。向公東也。齋書太宰服部二生，以爲之先容。及果見二生，所見不如所聞，所聞不如所見。於公若何春臺一代經學宗師。徂徠先生後，唯有此人矣。今已忽焉。近歲知名鉅儒相踵，物故風流，幾亡。使人不禁式微之嗟也。所請者，州人邨田玄迪，久欽高名，今也負笈千里，欲委贄門下，以不佞嘗辱交義，求爲之先容。玄迪父曰道迪，本姓山縣氏，出承人後，遂冒今姓。壯時嘗受業尊考道立先生，業成歸鄉，倚藉餘光，名聞一方。索居以後，書疏往復，重蒙不棄，今猶藏手澤，時出示人以誇名。

流也。及公之世，怠不通問，是無它腹。眊耄衰老，不顧世償。已玄迪願託門下，亦成父志。是玄迪通家之子。累世門生，公所不得不收，且其人雖少也。往來我館，下頗通文史，以公好學，辱義遠方，不得不謂同臭味。幸延以間，弟子未列，不唯彼父子伸眉，不佞亦與餘榮。唯公諒察，惟時蟋蟀在床，爲道自重。

附啓印材二顆，恭貢文房。是石敝邑所產，比諸舟山爲奴求諸此方諸州，所出難兄，聊以供清玩。

又

辱蒙下存，東都事向旣削牘，敬賀今復詳審，示及得。

悉事狀公雖寵也王官一守懸籍留都非有朝夕近侍之恩非有臺閣攀援之雅一朝子然入朝事事中窳榮寵至此豈因人成事之所企望耶甚愉快哉歸後不免二豎所攬乎昔梁周興嗣爲其君次千文一夕髮白公之於秘要方豈帝千文且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關中名利場無乃有妬鬼而從背後乎唯公自治不假藥石服徠翁苦言一劑而遽已耶此方假令徠翁欲博濟衆而不可得焉會聰敏若公者卽奏效已呂君豪氣不已抗疏得請欲投諸赤縣敷公力於萬里表乎壯矣哉扛鼎之腕可謂隆準公家不可虧

排闥漢承欲不佞亦脩飾蕪陋託於末簡下托之厚非不佞所任不佞辭烏能得於盛業重鎔錙耶顧公於不佞夙致宋人燕石之謬諸君有序顛末具備努畫蛇足必召周客之胡盧決不應命安生粟生日來督責曰先生千里修書諄諄乎求一言而不察子之懶必謂我二人者惰哉是使我二人者不虞得罪先生所不佞於是不能爲解姑屬鄙俚以附二生眷顧之至不佞固不知所以報之倘以此召周人之胡盧是吾以詬報德也唯公所取舍唯公亮察二生往復高確不佞亦持兩端日又一日不覺晷遲雖非皋緩

罪亦不逃萬祈寬恕

又

辱書因悉近候萬福大家無事吉祥日臻何其盛哉
辱在下風不堪抃躍鄙生劣劣家事仍舊唯苦久疴
未愈病作乙丑於今年自醜不潔杜門謝交待大
期已少年不慎積累至此復何恨乎唯辱下交不得
一經下診爲憾已承喻制作鑿則發揮門風以鼓舞
來學頒示本篇一卷并書牘議論幾道薰盥卒業議
論文辭興家規模威風凜凜使人不覺退三舍伏拜
不徒令國中越海而號招西土謂之何承命鑿則序

言不佞未學鑿雖有命復何言哉雖然同心之言如
蘭先生制作不佞不可鉗口敬題數言姑以藉口病
苦百事咸謝赤牘亦藉手小子千萬葆蓄不得發白
萬仰諒察蒙賜新制竹奩一合內蓄白雲且夕吞吐
馳想千里耳

聞清水賢伯錄文地下何爲不淑豈惟鷓鴣之悲
亦喪良弼先生痛惜可知已不佞五男子亦怡目
前今年閏月第三子者患疫不起使人俄愧華封
之言茲奉吊言遂及我私

復阿川君

奉喻咄咄得衡山氏畫於三隅酒家乎酒胡何知非
 山君誰能望光辨連城乎瓦礫中非館下誰能解驂
 濟其屈不知之冤大匠物必有歸譬如豐城之劍必
 遭雷令而發跡必遭張廣武而致用館下先既得其
 書今復得畫雙龍始合其慎延津風雨已近日趨拜
 應撫斗間紫氣於阿堵不亦大愉快乎

與朝鮮李嚴洪南四子

孝孺無狀獨遭 太平之間氣鼓鑄七尺骸軀塊然
 植天地之間巨焉不中棟梁之繩墨小焉不稱爨
 之雕鏤平生所為吾伊區區吮墨濡翰一弧十矢長

刀短刀芙蓉之文懸諸一室藐乎將以終年也所著
 一二文辭乃復西長濱海之農書漁歌鄙俚不可錄
 矣第當其操觚之時栩栩焉自以為樂心謂得君子
 人而與焉足矣耳不然何以鼓我鬱悶鬯我瑟縮以
 致之遠大域乎乃於君子人乎汲汲焉若不及也遑
 遑焉若不得也僕從諸君而若渴者是已雖然俛吾
 不幸不生于 昭代乎不得觀大邦典章君子威儀
 焉俛吾不幸身亡彫蟲小技乎不得親侍左右奉咳
 唾之餘焉斯二者是吾獲諸我天者也若夫至就之
 弗說效之不沽者皆我所不得為而仰之諸君僕始

執謁望門若天見人若神知不可得而且爲焉豈意
長者多容不遐棄道塗之人俄借階前之地如斯矣
匪直此也筆硯相接若唱若和傾蓋之間情義交至
以僕不閑於教訓免于罪戾所荷居多豈敢謂當之
哉雖然是誠出君子愛人之至情吾所不得爲而得
之諸君者也當與我天併而與七尺俱焉唯憾不晨
夕崑崗桂林之際今者折一枝今者鬪一片以結大
年而背腹桂玉爛熳哉今將遠別未識往來之間得
更侍也否卽人有百年之壽斯會唯是一頃刻之遇
已乃至天地之始天地之終千古萬古亦唯一頃刻

之遇已思之無窮戀戀不可言焉夜者席上所相倡
和未足罄鄙懷退叙俚語各奉別呈亡論其中規矩
與否聊獻鄙衷夫山陽之海千餘里矣雄興壯觀皆
足開豁詞人之胸臆坂城京師之佳麗琵琶湖之汪漭
亦東方之美者行邇駿州富嶽萬丈八葉蓮花翻於
中天白雪英英上耀上帝之庭下照龍宮凡百鬼魅
奇恠亡所匿其跡彼陽靈陰魄相避隱爲光明於朝
暮者俟大旆之過孱顏一解以迎嘉賓當斯時也車
上馬上詩思涌流錦言繡句教教突出于齒牙之間
所謂一斗百篇可倚馬而待矣爾時回念一次爲僕

作和章借重大方寶美人之贈也。有人在東都荻生茂卿者吾師也。安藤東壁者小倉貞者皆吾友也。大旆入都或當來見其和章大篇託渠轉送是繼夫與天併而俱者也。萬祈勿它禮當各位別修一書稟上第發船急迫不能暇及并載一帙非僕本志幸勿多罪。

與雨芳洲松霞沼

和風護送大舟漸當達坂府秋水共長天一色正是英雄造作之時且夫賓主不愧東南之美顧頃篋并奏琴瑟合鼓以答秋風天然之鏗鏘不識過關以往

大章幾篇赤間一會辟諸如夢游于上帝之宮所見雲霞仙子所聞鈞天廣樂俄而忽墮人間山河弗改人畜如故而遺風餘音猶髣髴於耳目也雲牋至自鹿室益切景仰森公小序詩篇松公古風一篇近體三章皆海表泱泱之大風也揭之中堂起居必誦清風生齒牙之間魂飄飄飛于左右其以何時更侍雅儀悉竭心中之醜縷承喻僕奉李公諸子數篇既達記曹尋當蒙轉輸獲和章區區心情應憑二公而遂焉欣林無窮深託金諾古云傾蓋如故白首如新始聞斯言而未能內自信以爲是特形容交際之疎戚

理未必如此及得侍二公乎適始知其言之不我欺也僕自幼受業於家往來長周之間所見既多後適東都交游愈益衆矣鈞其十年之中推心相與者僅僅三四人而已是何有益於久以至白首亦復若斯焉爾僕寧有擇於已而然耶蓋不能得諸人已二公材器踔絕學識宏贍其文將易斯世矣胡爲於僕繼綣悃幅一見之間義出於十年故舊邪昔者越石父以知己之難欲還縲紲之中蓋士義死有不避僕其何修以報二公之德顧君子介福萬斯年而遠矣犬馬之齒亦將假數十年之春秋對長雖壤地邈絕

軌轍猶在方域之內或遠或近希憑斯文而長託下風矣鄙作四篇次韻奉和聊寓企望之意李公諸子無恙欲奉書致問而藩臬嚴重不得如意二公幸善致意筆不盡言臨書悵然回棹幾時延頸茲俟

與佐縮往

聞先生居家無事翰墨之餘畜山禽賞其音鳴乎獨得其趣豈不亦足忘肉味乎頃者得瑠璃名禽於人曰是浚山所產甚可愛翫第僕鞅掌如旅人不能時其飢飽羽翼將寒敢託侍者

復湯之祥

去年秋大坂弊邸守吏傳致六月九日書得奉清誨昔年在南郭所一再聞盛名廼謂備者詩書之邦出俊秀也其所已既謂天下淪宋學久矣久則難變當今之時奮然趨古學者亦豪傑之士也及奉清誨乃知不特足下明英亦乃公之意也有是父而有是子信矣方今清平百年四方無虞可樂之秋也唯不聞道者其樂也淺矣足下生尚德之家立有道之朝夙服聖人之大訓其樂可知不堪欽羨之至一讀數千言殷勤鄭重宛若把臂一堂文章學力踰於前聞萬萬子遷果不我欺哉國在齊魯之間人亦有兄弟之

分自今以往藉尺一代面晤雖不辱命亦不佞之願也所論宋明學術之弊深契先師之旨自非明英安能至如斯之洞徹哉德夫亦因貴友石子千里納交乎二人當世儒宗可謂友天下之善士乎爾葑菲之愛遠及下走唯稱許過當不堪愧汗僕嘗受業物先生植弱材劣業不副志深愧培養之恩今也承乏之學職勉強就列顧創造藁莽百凡苟且何望貴國文獻累世濟美之盛得奉贊頌退避無地承借吉齋漫錄甕記續記漫錄僕嘗得物先生所二記學中唯有一本有司所管不得出借乃依本繕寫以副盛意三書

竝未經校訂或有脫誤高明查訂為可吳氏履歷畧見馮夢禎湖山小稿序附記備覽二記任存留漫錄此間無他副本他日還復是祈奉答遲緩無辭傲慢病憊困於劇務不覺不恭至此萬仰鑒亮

復瀧彌八

拂子往麴生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當夫執卮提壺陶然一醉宇宙寥廓何憂至塵縱使室中全塵沒脛亦不可一日無此生也且以道者天下之道也非一人之私有汚隆於我何有哉皦皦於流俗中硜然自信欲人之謂我賢人亦非知道者東方生偃蹇驕主

之前時撫虎鬚其能不蹈禍機者智之周也非不佞之所及敢謝得子遷三月信辰兒果死哀顛之言縷縷數百言讀之使人哀楚不禁子遷六十而衰遽感死喪子遷而死孰執文壇牛耳者余因悲辰兒憂子遷因憂子遷憂斯文之衰遲往子遷書為我分憂哉

與曾清介

安河生歸至具得消息綏履悠優業滋精進請者日填門巷洛下近來寥寥遭足下建幟應復作生氣已安河歸時得接山脇法眼手教并示外臺秘要序識見卓犖文辭粲爛足觀才氣始者得足下者游揚之

言竊意亦復旁觀浮慕耳。未必覩真才也。逮覩此伎
倆，殆將瞠然却走耳。倉中即無恙，向被屢督，舊負以
病，疴故殆不覺不恭。茲削小牘謝罪，請命并送所索
舊交翰墨，餘煩足下爲善致意。已賤恙頃日稍平，努
就司局。春間危劇之際，未意與足下書中交晤。削牘
自比趙孟至，自帝所也。或暇莫嗇，報音庶得聞洛中
消息。

與栗玄機

不佞向讀香氏鑿書，謂是足破世俗拘泥，殆益鑿方
且其人穎悟，可與言者。所憾學無淵源，文辭不修，無

述於後學。已季麟往也。請借余一言爲先容，迺爲削
牘。余亦輕易書中，遂舉平生之說云云。季麟行矣。既
而悔之急，修一書寄季麟，拒其答書。書未發，答書遽
至。讀之果然，不學無術，沾沾肆言不已。欲更修一書
有所規正。既思彼已堅壁深隍，峻拒自守，決不能容
人言也。是無益矣。終已不報。今以往復書三道，規正
稿一道，一併呈覽。

天者純於陽，地者純於陰。陰陽冲和之氣生人。譬諸
水穀合而酒成，然酒與水穀不同性也。故以五行論
人身者，不盡物性也。然古聖人受命於天而治天下

號曰天子法象天地日月依放陰陽五行以立體統
不則制作無本民無所仰猶後聖祖述前聖之意古
鑿人依託陰陽五行別白名數亦自有理以意逆志
得玉還其櫝何不可之有後之治其說者拘固執泥
非古人之意夫鑿和鑿緩越人倉公之徒神於方技
者史傳所稱不可誣也自有鑿方以降民賴其術而
濟生今日千古以來無一書之可述無一人之可祖
不得已而自我作古人孰信諸孔子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其謂之何

周禮出於戰國者何休麤而言之其成於申韓刑名
者未之前聞夫刑名法家迂聖人之道而不爲焉專
私智急功利阡陌井田法律禮樂其究焚經殺儒嚴
挾書之律罪道古者今日周禮出於申韓徒非特不
知周禮亦不知刑名也夫六經者古聖人治天下建
人紀之道也可崇而不可議周禮出諸經之後先儒
或疑之而制度體統決非戰國以後之所辨灰燼之
餘不無錯誤謂之非全書猶或可言謂成後人之手
殆侮聖人也先儒謂周公之作未經用之書其說近
矣夫經典之在人猶日月之在天日月豈可傷矣哉
末學後生妄議古書斥古人孔子三畏之訓儒者豈

不服邪

至曰孔子前無正鑿孔子知而不爲冉閔或可爲鑿則妄甚不知而爲斯言乎不足深責若求貴其技取辨一時飾強辭以禦人識見卑陋尤可愧矣彼自稱聖賢儒中之鑿而孔子不對農圃之問且稱人而無恒不可爲巫鑿孟子苦口撓許行之道是豈屑屑治鑿方以濟斯民者哉尊孔孟而不知孔孟雖曰聖賢儒中之鑿吾不信矣

與原季麟

向者因足下往矣致書香子聞彼難其答不佞聞之

甚悔書意固欲言足下所信乎朋友而以爲足下先容已不爲有所質也脩書意度若見其著述其人卓犖奇譎幾可與言遂追筆命意率率補叙不覺至有所抵觸夫交淺言深者有罪也楚卞無繇至前人猶爲此按劍况尾礫乎宜彼猜疑躊躇余過矣余過矣不佞嘗謂道也者天下之道也非一人之私有也天下自有公是辨生於末學人各守其所信自可何必與人爭勞口舌古之人或懷大道而隱於耕漁當其耕漁之日也以耕漁也而不以大道也矣當今時士苟不遇隱於市朝史可也醫可也僧可也苟供職而

已爾焉能浼我哉其謂之不恭乎柳下季而不失爲柳下季則是亦一道也何必夷齊而后愉快哉若夫守錙銖而爲之輕重舉尺寸而爲之屈伸謂是道也是非道也非不佞之所知焉然是可與達者言而不可與常人語者也善爲余謝香子不佞所望香子不過爲足下也聞足下旣得善遇余亦何望勿勞答辭

復雲洞師

昔者與禾上相見德夫所而不知禾上之爲禾上淡以爲愧且服能韜光明不使人窺景光乎咫尺之際景光若可窺乎孰有不影駭而響振者假使能晦光

滅影每每然無所乎施視聽而且或能具一隻眼又亦知之是誠禾上巧於韜光而僕獨無知人之鑒是以無得於眉睫之間以臻今日爾可愧之甚向者瀧生齋禾上擬古古調數篇文采燦爛不見追琢之跡而古氣宛然讀之俾人古處迺始知禾上之所爲禾上亦已晚矣今又辱書并得誦擬四愁詩等佳篇數首且深自謙損需檢發於人愈益敬禾上能韜光明不使人窺景光乎咫尺之際乃能當機放大光明炫耀赫奕若不可邇詩固難矣古體最難其所以爲最難者亡論品格難得體也夫人與世移而不居聲調

詞藻從變風氣所然而古與今不偶以不偶而欲為
令之諧而不乖故情得矣而不得乎辭則蕪辭得矣
而不得乎情則離不病乎蕪之與離而後調可得而
言調當其調而後體應矣體應而品定品有差等不
可量焉所以為難者是以若夫摸之不失一髮肖則
肖矣而乏神采元美以為臨摸帖豈無著述何必臨
為不能者畫虎類狗而黠者以誇畫鬼之為得計豈
其然哉精義入神炳若丹青我誰欺哉不則楚大夫
何以與日月爭光故能為優孟者能不為優孟能不
為優孟而後孫叔敖弗死將且以辭乎神奇化為腐

臭腐臭不化天機闕矣苟為無鑄鎔之巧安用漢魏
僕操此為棟十年不得一首揭此望人乃亦知我猶
人也徂徠先生後有子遷氏於子和氏也二人二人
者為盟主亦足以經營斯文而不墜發造物之菁華
僕竊察禾上之撰操持太高譬猶天馬試步驟昂昂
自有千里之意彼數子者就塗也皆是物也由此其選
禾上率是道也不改初服何修不得何為不濟吾焉
識莫上駟勝中駟而後者先至唯不佞亦以稱詩見
聞不佞固不足見聞不識何絲而至間或有一二著
撰亦不得已之應酬已若夫登高遠望慕古懷人徘徊

徊咨嗟圖託餘響於悲風一思而不成不成則已當
 其已也亦不復強是以恒不成矣即謂為不競有不
 恤也是孝孺也故周旋雅遊二十年矣未嘗以作者
 自標不可標已後進英俊時或二三先輩餘波見及
 為此踧踖無所容跡今又為禾上愧之瀧生既得辱
 高義又得不遺不佞近日當造瀧所與禾上會光明
 所被能回無明不佞雖惰廢乎亦能為禾上一起不
 可知已佗埃晤次

復活雄禪師

使來辱書并儀承今猶掛錫龍門法履多福日味道

腹豈不樂哉不佞碌碌依舊俗間事不必叙陳盛文
 四首蒙遠示且命點竄不佞文才粗鹵加以衰遲久
 既焚筆硯時有所逼不得已命管城自視以為陋輒
 縱佗人指摘詆訶不悔館下二三友生具稿請益亦
 唯與其自進先生之力于我何有哉自家業已若此
 况於佗人文辭乎每思不知規矩操斧恐戕人之良
 材已唯禾上一面相許忠信與人且嘗從子遷子和
 遊視予也猶舊知矣不佞雖笨也惡得愨然迺叨定
 數字聽禾上可否自取貴游永周開士二絕風流瀟
 灑亦自禾上橐籥中來風聲所被不堪敬尚并茲復

上若壽儀則分不敢當謹託使者奉還使者取報太
亟不得具悉萬祈照亮

復吉益氏

辱書辱幣并辱示及新著一卷貴交往復書牘數十
首薰盥奉讀略領大義論言旨深殆浣濯末世之污
泥所憾不佞不達鑿學唯餐其英不得味其實已且
不佞痾疴七年惴惴待死辱蒙下問奉答稽遲為是
已縱有所懷憤憤何言貴著序言強污簡端亦唯塞
命已佗屬魯彥致意或為不佞悉一二

謝參伯田國手

自辱刀圭一豎收威劇証稍平老軀日就安矣足下
之賜哉過此以往幸得藉鼎力拔病根猶能橫行萬
里樹銅柱焉因思張潔古古方新病不相能者果不
是矣有古方無新病不則足下直下仲景古方儻非
不佞受以漢人之腹不足證張言可笑

與森生

森子無恙滕生家子夜大雪臨檻歌大學門泠泠之
音今猶在耳人樂多賢友四國孰若大藩之盛孝孺
既已不得從矣北海濱遙與韓相望潮勢如丘潮聲
如雷時登其岸彈劔長歌聲激在蒼雲之際而人莫

吾知唯以為樂斯已

大學門等曲名伏江仲邑氏所製森其門人

復松田五

前日辱和鄙韻抱木瓜而獲瓊瑤幸甚嘗謂近日士夫輩雖稍知從事於學唯理學是務語錄外不復過而問焉迺見詩章若弁髦亡弗厭棄是足與共語古道耶顧足下獨興起為是輒有此金玉鏗鏘者胡為乎傑然如是

與牛尚伯

向者齋我寶劍介足下而借富家金斯雖長物壯士以華其身不可須臾假人使其斗間長光徒於佗也

余甚愛之以為是冬必償金得還第貧人之產一歲貧於一歲今年用不足矣而莫以償劍既弗還又使人抱空質引歲月余甚惡焉足下為吾善謝白圭有言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是言也辱余輩貧懶人以教之激也已昔者司馬遷貧其叙史記具言貧富蓋及其置棘被刑故人無納金贖而出之者慷慨悲憤少洩乎此其意甚可愍矣貨殖傳云陳夏千畝漆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遷蓋忻慕云爾假令吾得據其資有其富連上舍百區以館四

方賢者盈焉。寘大庫百基以購天下遺書充焉。且使古賢人之遺墳墓增築惜矣夫。

與和君實

分袂之後數月。足下無一字。僕亦不奉一言。大丈夫固不賴竿牘而相親。足下送僕序曰。不願揮淚乎臨岐之際。是先得吾心也。唯吾知足下。唯足下知吾足下。諸作徂徠先生大賞。歎謂海內後進俊才。肥有墨氏之萬惜矣。其人少。深明末浮靡之習。是一絃不改調。恐不至於大鳴。和郎乃天山之種。始就衡軛。雖則時逸和鸞之節。沛艾驕騰。斯千里之材也。服子遷太

宰之純平。玄中等交口稱譽。或曰。周何多士。或曰。是一敵國。嗟呼四海茫茫。唯人也知人也。良劍獨契乎。函冶氏良馬哀鳴乎。伯樂氏微之。二人也。則馬與劍不適微之。二人也。則雖累千萬橫目乎。不適胡爲乎。不適非之。二人也。則不足定其物。故已足下。劍既已逢函冶氏。豈不愉快乎哉。雖然有說。足下知夫百丈大木乎。其始生也可爪搔也。寢假歲月。數更風霜之侵。而後乃始有棟梁之用。方其爪搔時。屹然挺生。故有與尋常之木殊矣。匠石一過焉。則得棟梁於爪搔之際。余意足下逢夫子也。是爪搔而逢匠石者也。策

長不及馬腹。足下就業有幾歲月。足下自計其爲有百丈之觀者。耶徂徠先生爲斯文主盟。二三子之徒自守甚高。不敢容易借人一言。其所稱者必有所試。故空海內。後進俊才。獨屈指肥之墨。與足下豈不亦躡乎。足下益勉不怠。因成百丈之美。豈特不負于匠石也。上之華國之光。下之施聲名於無窮。是誠在足下也。已大。臣烈士成事。往往以死爭之。非愉懦惰慢之可得。足下留意。近作幾首附上。

復原爾胖

爾胖足下。誨以厚生之道。敢不拜忠告之辱。而人各

有樹焉。藏匿不言。毋乃不耻左丘明之耻乎。敢布腹心。余則以貧富者命爾也。人雖賢哉。豈能勝天也。厚生之道。責在人。牧士則不與焉。小子竊觀於世。其父爭死於鎚銖。易衣而出。數米而炊。以致其富。厥子乃一擲千金。併與祖業。還諸造物者。於此有人。平生不挾一緡。比死不以一簪貽厥。謀貧又貧也。子孫或累鉅萬。而稱素封。是父不能傳於子孫。不能受於祖。何故也。有命故也。男兒墮地。自有衣食。善哉乎。夫已氏爲子孫計也。贏金誠不如一經。貧富而可求也。余則居貧矣。夫魏牟有言。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

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彼驕奢者於怨也府於禍也
階人難保其子之賢矣子而不賢謂富貴何無乃築
怨府基禍階貽患子孫而懟父母乎天不能變茵爲
椿地不能變枳爲橘則其子之才不才亦復天也雖
然寧爲此也無爲彼也敢謝不敏

與木鐵齋

得計知桐江先生當少微之變得惠新刻樵漁餘適
知桐江先生死而不朽哀與喜相從不已最後歔歔
不自禁矣不佞聞足下久矣去早來晚不及一面而
幸旣同臭味內實如故茲敢布私桐江先生天地間

之一浮萍其卧吳江亦猶自天墜然非得有足下諸
賢信道尚德視猶父也者栢氏嫂將於誰氏乎殯且
微服去國蓬累畏途孰信其爲真隱者如斯泯沒何
以解世俗之償遺文傳播身亡道存人始知道所遇
而伸非窮達之所能囿是其所以死而不朽也耶聞
計而哀展筴而喜一俯一仰遑遑之態如狂亦親知
之情所不免已栢氏嫂意當與聞生死之說其撫柩
以爲偃然寢於巨室者乎抑將嗷嗷哭泣乎二來一
反龍鍾可知已壽與好德先生之福多矣最後歔歔
不爲先生歔歔而爲栢氏歔歔諸君義急鰥寡非遠

人之所慮伏請借一言行弔慰少賻儀聊以備禮唯足下圖諸他不悉

與高一學

昨失會期一時失記甚自耻矣罪以不恭無復所逃平生重諾自以不羞季布忽至此矣實是老眊蒲柳先秋而彫不佞齒猶在耆艾之間則便如此甚愧古人嘗以馬伏波七十建功南方李衛公八十策勲海外彼丈夫也是丈夫也苟有試予也者亦復彼已而今已矣幸從末減近日更建會期應領仲生速趨決不負約萬祈

周南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周南先生墓碑

周南先生諱孝孺字次公一字少助山縣氏生于周南海北邑因號周南考良齋君諱長白嘗以邑人事長門公族海北君初長門先侯青雲公為海北君嗣子良齋君以師儒侍焉及公繼封長門侯從升公朝移入荻府時以碩儒在公左右如初有三男長文興君早卒先生以次子繼考業天性穎悟年甫齠受句讀輒誦如流稍長通四子五經大義良齋君課子弟學頗嚴常戒讀書樓上無故不得下先生強力專精日夜在樓手不釋卷於是四部羣籍百家雜說涉覽

之切殆遍。年十九東遊師事物。夫子以修古爲本。經義文章皆由是出。時方始唱和者。蓋寡。獨有滕東壁從焉。先生至則大說其學。與東壁相視切劘。夫子亦自稱得其人。爾後物家之學日興。從者益盛。遂至海內靡然。鄉風吾黨至今以二子羽翼傳爲稱首。居東二年業成而歸。正德二年韓使來聘。朝命其所經郡國例當饗賓使。舟至長門封疆赤馬關館焉。侯乃遣諸文學待接。先生與焉。先生年尚少而與韓諸書記應酬敏捷。文才雋逸。韓人大賞異之。對州兩伯陽亦擯賓座。次交歡。先生目以海西無雙。韓三使

睹先生所作。至因伯陽格外請見先生。詳見問槎。疇賞及先生集中。於是聲名籍籍。著聞海內。是後侍侯及東侍世子。讀侯朝覲則從東。就國則從西。侯不欲先生離其側。享保十二年良齋君卒。先生居喪極哀。是歲亦當從東。時喪期既闋。然至哀之情不能已。乞假願竟志。一年不許。強起從焉。歷仕泰桓公。觀光公。間年西東。蓋多歲矣。寵待益隆。先是先侯命創建類宮。使國人子弟游處。設師導廩。諸生釋采養老之禮。以時大聚羣書。且六藝武技。諸當教習者悉備。其中事皆稽古據式。雜以今制。乃既巍然中國而成名。曰

明倫館先生先已爲侯獎順其事與議其制於是崇
化厲賢之道大行矣元文二年館祭酒倉尚齋卒先
生代督館事乃不復東既爲祭酒益立學規訓厲有
方育英之效日日益進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斷若
山子濯田望之津士雅倉彥平滕子萼田子恭仲子
路曾子泉林義卿瀧彌八縣魯彥秦貞父彬彬輩出
咸潤色先生業以學顯於世其餘士大夫不必專學
職而傑然成才知名者不可勝計長門好學之俗雖
其天性蓋先生教化之力亦居多云先生爲人愷悌
易事其教喻也道而弗牽開而弗達循循誘掖使其

自己以故生徒樂羣親師遂致濟濟之盛先生博聞
之餘歷練時事其執經陪侯講筵或侍間燕啓沃諷
諭陰盡匡濟之益或與大夫有司出謀發慮忠告裨
益臨斷大義則據獨見之明侃侃不可奪焉人盡敬
服以喬所視其數東也同社之交固弘矣先生溫厚
不以所長加人毫無忌克遊驩之際胸襟恢宏賞會
言笑怡怡如也皆無不推尚其爲長者者先生兼精
國史譜學吾邦典故諸家閱閱皆能明辨嘗奉侯
命選公室譜牒諸臣系譜他所著行于世者有文集
爲學初問作文初問若干卷延享二年得病經歲不

已。凡在禡八年。自國相憂之者。百方求治。不驗。以寶曆二年八月十二日終。年六十六。舉國莫不悼惜焉。葬國城北古菽里保福寺。初配松村氏。生泰恒。元恒卒。再娶長嶺氏。生允升。卒。又娶小野氏。生子天。小野氏卒。最後娶綿貫氏。生政恒。忠恒。長泰恒。字伯恒。嗣餘皆出。繼他族。既而伯恒具其狀。遠寄。余託以銘墓事。長門固富學士大夫。余不可敢奪其權。且老夫廢業。不能文。奚足為重。然既命矣。顧久辱兄弟之誼。親好匪他。今不可辭。乃秉其狀。略叙始末。敢係以銘辭。其辭曰。

致君以道。師儒之得興。學化民維誰之力。不有君子。焉大其國德之不朽。永言矜式。友人平安。服元喬撰。

唐書又集 卷之九十一 和角堂
誦稍長授四子五經輒通大義良齋君家法嚴厲其
於子弟不敢假辭色使先考讀書於樓上無故則不
聽下先考亦專精不倦膏油繼晷當是時文化未洽
都下乏書乃多方尋索士大夫及諸僧院所藏自佛
老醫卜之籍至裨官野史借覽粗盡乃蹶然有遊宦
之志年甫十九良齋君携往東都謁徂徠先生是時
先生始倡復古學疑難蠶起從信之士尚少獨先考
與滕東壁一意從事斯道左提右携羽翼大業名聲
籍籍四方爾後春臺南郭金華諸公接踵而臻俊彥
星會大鳴其盛云先考在東都三年業成而歸正德

元年韓使來聘維舟于赤馬關藩奉教饗賓命先
考與諸文學俱出接彼學士李東郭洪鏡湖嚴龍湖
南泛叟等筆語唱酬大觀國光語見于正德唱和集
問槎畸賞等諸學士大稱其才不置馬島兩伯陽目
以海西無雙二使者見先考諸作嘆曰不謂南方生
才如此也豈可不一見此人面乎乃請延見凡韓客
之來諸侯臣雖大夫亦不得輒見其使臣蓋殊遇云
及見賓指盆梅求詩以梅開盃爲韻其詩一揮而成
賓賞嗟不已至東都尚猶口之於是先考才名益噪
於海內享保二年奉命至東都邸侍侯講讀兼侍祐

巖世子教導有方。世子日進矣。屢賜金及服。明年夏，侯就國。從歸侍左右。如東都。是時侯有意興學宮。先考弊順其議。且從史國相諸大夫。四年遂命儒臣佐源六及先考審議學宮制。乃據延喜式考中華歷朝制。參以東都學式。新初類宮。興釋菜養老之禮。及學成命曰明倫館。集師儒廩諸生。大聚典籍。六藝及鈐韜劍槍諸科。各立其師。使國中子弟日日游處焉。春秋釋菜。侯自臨行。養老乞言之禮。於是風化大行文學之隆。媿美兩都。蓋先考之力居多。云。是年又從東觀侍侯及世子講讀。明年從歸。爾來每歲從駕跋涉。

不休。十三年良齋君下世。居喪戚易兼至。是歲亦當從東駕。辭曰。國家有制。喪期既闋。雖然。至哀之情。所不能已。且老母在堂。日逼哀衰。榮榮子立侍養。乏人願賜暇一年。慰母氏目前。且終罔極私情。侯曰。縱假一年。而終身之痛何盡。母氏雖老。猶健。溫清有日。強起。遂從。十六年。泰桓侯薨于東都。就葬于國。先考請從喪歸。不聽。及觀光侯立。又命侍講讀。侯好學。尊賢有光于先侯。親敬先考。倍於往日。侯東則從。居則每在左右。顧問應對。眷遇益渥。元文二年春。從東觀。是歲冬。明倫館祭酒倉尚齋卒。乃使先考代為祭酒。拜。

命歸入學。加祿若干。侯就國也。時時陪講筵。或侍間燕。如在左右。日爲祭酒數年。立學規課諸生。育才養德。訓勵不怠。諸生益進。侯屢入學。問道試業。追思先侯所以興學之盛意。命先考作記勒石。侯好古樂。乃命先考使學館諸生肄樂。春秋釋菜。合樂公宮。間燕亦張軒縣。侯自鼓箏吹簧。於是絲竹之聲洋洋盈耳焉。延享二年秋。患殮泄。至明年春不愈。辭職不聽。命山子濯田望之。津士雅倉彦平。隔年輪次。權視學務。先考就家養病。拜恩命辱且謝曰。在其官不守其職。若尸位之毀。何居家不如居官之安也。猶在館中與。

聞學務寬延元年。以疾病懇求退職。侯不得止。從之。特恩賜祭酒俸秩。終其身矣。寶曆元年春。觀光侯薨。先考哀悼之甚。病亦益劇。凡在褥八年。衰與老俱。國相諸參政患之。相共諭曰。京師今多良醫。若或治得其方。病有少減。不唯先生之幸。實一國之幸也。先生強起。乃不得辭。明年春。就鑿於京。留三月。病稍愈。恐及秋涼復發。乃以七月還。何復大發。終不起矣。寶曆二年八月十二日也。距生之貞享四年丁卯。六十有六年。嗚呼。先考爲人溫恭。孝友天性。其事良齋君及祖妣。日夜奉其嗜好。承顏怡怡。未嘗見憂戚之。

色於昆弟宗族。愷樂輯穆。無少間言。遇子弟得一善。則賞揚。得一才。則推獎。循循誘掖。不大聲色。而時時警發。令人憤悱不能已。已是以從遊之士。如山子濯。田望之。津士雅。倉彥平。滕子萼。田子恭。仲子路。曾子泉。林義卿。瀧彌八。縣魯彥。秦貞父。輩彬彬而出。平居不以聰明先物。不欲勝人。而上每四方有請業者。乃辭曰。余也不敏。豈堪抗顏為人師乎。君等徒慕虛名。爾無已。請列交籍。末其謙冲如此。其學一遵祖徠先生。教以經術文章。爲宗文。則秦漢詩。則唐明。爲歸而博綜強記。無所不窺。最精國史。治亂興衰之跡。至

皇朝文物典故。諸家譜第閥閱。明如指掌。嘗奉命與永田政純共選公室譜牒。諸臣家譜所著。有周南文集。講學日記。爲學初問。作文初問。行于世矣。學既博通古今。加以自少游宦東都。來往如織。五方民俗人情世態。歷練諳悉。故其與人語也。如江河有源。滾滾不盡。靡靡可聽。其應物也。不脩邊幅。不見觚稜。不設城府。而及出謀發慮。處大義。斷大事。獨見之明。至剛之氣。侃然不可奪焉。是以自公室至公族。巨室士庶。無不傾意推服者。其在侯左右。執經講析。從容諷諭。或燕閒應對。援古徵今。多所辨匡。啓沃焉。其於國事。

雖不在其位。而與為政諸大夫大吏。深謀密策。裨益不尠矣。如或幸而不罹重患。天假之年。竭其才。究其力。則述作之盛。事業之美。必有大可觀焉者。嗚呼痛哉。配松村氏。長嶺氏。小野氏。皆卒。最後聚綿貫氏子男六。不肖及弟元恒。松村氏出也。元恒出嗣厚母氏。次允升。長嶺氏出也。出嗣小野氏。先卒。次天。小野氏出也。次政恒。出嗣中山氏。次忠恒。出嗣桂氏。共綿貫氏出也。葬于府城北古萩里保福寺先塋之次。竊惟先考以關西大師。蜚聲海內。不肖不文。不能叙列其懿德行事。使其實稱其名。以取信於後世。姑銓次一

二所知。以祈不朽於名公。伏冀立言君子。幸垂亮鑒焉。不肖男泰恒謹狀

文學。列國學之與京者。而于樂
 道其業。雖以年采。少而壯而老。
 若如一日。則其可著作也。可概知
 矣。然而天性澁恭。不文自居。是以
 平生所著。不復存其稿。以謀其
 生沒後。安有自意。方來請業者。

乃辭曰。有德君子。遷在焉。子性况
 事以吾材。濶淺陋。昂然君子。在
 子。吾望於子。其指指如此。嘗論文
 謂。夫文以載道。世以載文。亦能無
 升降。污隆。衰澤。邈乎。此者。考其
 六朝。浮靡。韓柳。笑勝。脩辭。理勝。

周南文集 卷二
相撞。不失古則。其性在明。李王字。
鉅然滄溟萬古。或疾雷同。拿物
博大。時失。駭而棘鉤。深。二
氏改。已不免。當時。之。遠。議。也。蓋。自
韓柳。廢。古。之。程。朱。汨。古。學。斯。文
陵。逐。實。趨。象。火。當。斯。際。也。雖。有

明者。亦末如之何也。已。而二氏者。獨
齟。爾。泥。中。不。象。壘。培。執。古。御。今。
擬。議。多。化。自。來。一。家。豈。不。誠。大。丈
夫。哉。是。吾。以。徠。先。生。之。斯。以。復。古
建。極。史。學。者。假。道。於。二。氏。也。由。塗
於。斯。會。極。於。古。如。自。運。只。存

乎其人矣。是所以見其所去也。及先生嘗法名望。亦助乃海內之士。始得其行之真辭。請刻其集。不置言。吾黨二三子。亦即及先生之世。鐫之不朽。以傳其人。屬法先生。皆少之曰。夫述先聖。詔後世。儒者之

業是已。而吾師之書具在。吾豈以取不具。而談吾之乎。若吾聞幽顯。則法夫子遷葬。亦既有成書。吾之不。詔來哲者。亦唯如是已。吾已則良史乎。然而吾死乎寸也。乃如二三子。諫不朽。吾則不過離蟲小技耳。安

在於其考古之經世乎。吾嘗為名
高者字。意乎。以是區之。考之。宛其
死。亦唯二。子。許。考。也。是。字。亦。得
請。及。其。沒。也。二。子。相。與。謀。曰。是。字。
亦。傳。字。夫。有。誰。之。生。結。考。大。年。
好。學。遊。蕪。不。知。七。之。物。也。見。其。亦。

以不朽於天下後世者。亦性而已。以
其法也。切也。則獨吾輩人士。見之。知
之也。且也。先生。又。則。秦。漢。為。師。
詩。則。再。下。而。其。學。之。才。之。淺。亦。以
高。視。一。古。之。牖。活。生。也。何。其。可。已。乃
相。與。彙。且。校。而。請。甫。於。先。生。序。以。

布之四方。如牙。造逸。至族。屯日。云。

門人長門滋長怡拜識



長門山縣少助著

後稿嗣出

寶曆十庚辰八月

江都 西村源六

攝陽 澁川清右衛門

同 堀内忠助

